

李夢蝶 成人禮

今天剛剛滿21歲，前幾日收到朋友的祝福，附帶著一句說你也將步入“奔三”的行列了。突然想起了還是一個teenager的時候也曾說過自己正在“奔二”的話。當時母親聽了這話哭笑不得，我覺得自己理解她為何如此。不過我還是固執的並且興奮的繼續傳播著這個言論。我想所有曾經有過的想法都是在過後才被診斷為幼稚的。這不無道理，因為診斷其實就是一個比較的過程，沒有經歷過後又拿什麼比較呢。況且自嘲往往充滿著樂趣，因為那之後是滿足，滿足於自己似乎在變成熟。

然而就單是這個“奔二”和“奔三”的產生就是不同的。“奔二”是我自己主動不停嘮叨給別人聽的，而“奔三”則是朋友灌輸給我的。不禁我發現，其實生活中初試的動力總是要比再試要強大多。尤其是當你發現再一次去做同一類事情的時候，新鮮感徹底變成了滄桑感的時候。當然這麼說是誇張了些，不過我想還是符合邏輯的。

“奔二”的意思就是快要到二十歲了。這個詞記得應該是高中成人儀式前產生的，因為那個儀式也有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十八歲生日。不是從我發起的，而當我聽說到的時候，腦袋裡面立刻充滿了一種動力要將它發揚光大。這種動力我想不是別的，就是想要變成熟。想要再進網吧的時候大大方方的掏出身份證，雖然那上面的臉依舊是張孩子的臉。想要辦一張屬於自己的信用卡，雖然那裡面的銀子還是父母給的。想要得到一種拍拍翅膀可以到處飛的自由，雖然那對翅膀還沒有長硬。

成人儀式比想像要來得慢，這種想要成熟的動力似乎瞞著所有人把等待的過程拉長了。儀式幾個星期前，大家就進入了興奮期。臨開始的頭一天傍晚，我才算備齊了所有成人儀式上要用的東西，西服一套、高跟鞋一雙，還有化妝品、相機等等。睡前的時候還是忍不住又換上了所有行頭，在房間裡練習如何穿著高跟鞋把路走穩，畢竟這是穿平生第一雙屬於自己的高跟鞋，需要磨合期。可又不能發出很大的聲音，怕媽媽聞聲過來，那就不免要挨一頓訓斥了。

第二天，鬧鐘沒響，便被夢裡的鬧鐘叫醒。起身一看，原來現實中的天空還是一片漆黑。於是又躺下身，卻不敢再熟睡了，寧可一直堅持到鬧鐘真的響起才安心。奇怪的是到了禮堂見到其他同學以後，卻開始要遮掩住自己的興奮了，扮出一副安睡了一整晚然後馬馬虎虎隨便穿了衣服鞋子就趕來的樣子。當然，其他同學也都是這樣的，幾乎無一例

外。

儀式終於開始了，家長們都坐在二層，同學們都坐在一層。儀式的前半部分，如同所有人預料，各種校領導講話，學生代表講話，家長代表講話。這些講話通常都會有一些煽情的部分，但是效果也都不佳。校領導講話的時候，我們會議論他們與平日裡的講話有什麼不同，例如要面對廣大家長所以特別整理了頭髮，擦亮了皮鞋。同學代表上台的時候便展開了為什麼選這位同學做代表的討論。而最後那位家長代表上台的時候，大家似乎已經對討論也失去了興趣，恢復了安靜直到所有講話結束。

然而就當大家略顯疲乏的時候，螢幕裡開始放映舊照片了。都是前一段時間老師們統一收集的大家的舊照片，每個人都要交幾張。遞交照片的時候也要遞交一封寫給父母的信。我是特意藏在被窩裡寫的，斟字酌句鼓弄了好久才寫完。想表達對爸媽的愛和感謝，但又不願意太直白。寫過之後又花了很久才挑出幾張自己頗為滿意的照片。很快我從螢幕裡看見了自己的照片，然後趕忙回頭尋找父母。可惜沒有從父母堆裡挖出他們的身影，卻看到老師開始發放我們的信給父母，於是又趕忙回過頭來，用盡心思幻想父母此時的神情。我記得儀式結束後特意分別採訪了爸爸媽媽。爸爸說媽媽哭了，而媽媽則悄悄告訴我說，你爸爸差點也哭了。

那些舊照片放映了很久，我們的信也被讀了很久。同時，往事也在我眼前重現了很久。但不知為什麼那些回憶都不是什麼具體的事件，而是很多經常出現的一些情景或者是一些可以倒背出順序的話。我想起冬天裡從教室跑出來坐上媽媽自行車的候車座的情景，她的頭髮在登起車子以後不停的飛啊飛。想起每天吃飯時爸爸都嘮叨我的情景，他會被媽媽制止說先讓我好好吃飯。再或者是蹺課被發現之後的嚴厲批評到批評之後的安撫。後來這些情景和話語就在腦袋裡混在了一起，化成了兩張臉，欣慰的衝我笑著。

這個時候，父母的信就來了。大家才發現原來都是老師們的精心安排。不要以為只有自己在用心製造驚喜。我打開信，赫然出現了爸爸熟悉的字——“人生勇氣”。爸爸的字很大，一頁很快就能讀完，然而一頁又一頁，我仍是讀了很久。其實具體的內容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是我記得爸爸在信裡總是不斷的肯定我，說我如此優秀讓他和媽媽都感到驕傲。說我兩歲的時候的肺炎住院兩個月卻從來沒哭過，說看我小學的時候在舞台上表演的投入，說我何時第一次給他們做飯，何時學會騎

自行車……

寫到這裡我有種想要停筆的衝動，因為我發現我又一次沉浸在和當時極其相似的一種氣氛之中。所以我只好縮短後來掉眼淚的那段情節。那是不想掉出來卻根本控制不了的眼淚。還好這也是當時普遍的現象，才讓我並沒有讓我凸顯出來，不過這是後來回憶的時候才關注到的部分。當時，甚至已經忘記了興奮。我讀到了信的最後，爸爸說無限風光在險峰，希望我能成為一個勇敢的姑娘。那一刻我突然想不出要用什麼樣的形容詞來形容當時心中的父母。傻乎乎的只能想到“高大”這個詞。於是就頑固地在日記裡重重的寫下了“高大”這個詞。其實現在想起來，高大這個詞是形象的。那是一種被籠罩的象徵。寧願自己小小的被包裹在那份感動之中。可見被感動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如今自己奔三了，一晃離那時候也已經三年的光景。這三年裡的生日都是自己 and 同學在學校過的，卻每每都想起千里之外在家裡面惦記我的父母。而想起父母的時候突然我開始疑問，自己成熟了沒有，成熟了多少這樣的問題，到底需不需要時常掛在嘴邊，來提醒自己要努力長大。特別小的時候總聽姥姥說，多大了在父母眼裡都是孩子，前些日子發現媽媽也開始說同樣的話了。看來確實有些東西不怕歲月流逝。長不大也挺好的。